



那棵小树甚至比别的树都高大都壮实了，母亲决定，送这个孩子也去学校读书。

——《成全一棵树》

丈夫制止了妻子几次要喂奶的要求，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冻死。然而，如果不给孩子喂奶，孩子就会很快死去。妻子哀求丈夫：“就喂一次。”

丈夫把妻子和儿子揽在怀中。喂过一次奶的妻子体温下降了两度，她的体能受到了严重的损耗。

由于缺少定位仪，漫天风雪中救援人员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位置，这意味着风如果不停他们就没有获救的希望。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孩子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喂奶，妻子的体温在一次又一次地下降。在这个风雪狂舞的5 000米的高山上，妻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极为平常简单而现在却无比艰难的喂奶动作。她的生命在一次又一次的喂奶中一点点地消逝。

3天后，当救援人员赶到时，丈夫已经冻得昏倒在妻子的身旁，而他的妻子——那位伟大的母亲已被冻成一尊雕塑，她依然保持着喂奶的姿势屹立不倒。她的儿子，她用生命哺育的孩子正在丈夫的怀里安然地睡眠，他脸色红润，神态安详。被伟大的生命之爱包裹的孩子，你是否知道你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母爱可以超越5 000米的高山而在风雪之中塑造生命。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妻子，丈夫决定将妻子最后的姿势铸成铜像，让妻子最后的爱永远流传，并且告诉孩子，一个平凡的姿势只要倾注了生命的爱，便可以伟大并且抵达永恒。

己拿好钱，路上别相信不认识的人，到了就给你大姨妈打电话。”火车开动时我没有哭，就那样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影一直追逐着火车，直到被火车甩在了远方那个恶梦般的小城里。

大学生活并没有使我改变太多，我依然是那个学习最好的女生。也依然是那个冷漠孤僻的少女。生活中仅有的不同是，许多女孩在这样缤纷的花季里，都在品味爱情的幸与不幸，而我，拒绝了这样那样的男孩，在周围做着各种各样的钟点工或者家教，因为我怎样也无法抹去，每一个清晨，母亲那在风中零乱的花白的头发和那佝偻的背影。

我从未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她也如此，但是会定期寄钱来。我把所有她寄来的钱都存起来。接到汇款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星期不去吃早饭，我怕想起她在风中蹒跚的脚步。有时不去自修的夜里，我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空荡荡的操场上问自己，你真的那么恨她——你的母亲，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父亲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了，对我而言，他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负责任抛下我的人，一个让我年少时仇恨母亲，敌视一切的人。而现在我长大了，也变得更加疲倦，只想平淡地生活，我知道从背上鄙弃的那一天起，我就选择了坚强，可是，多年来太多的坚强让我疲惫。有时我也想，如果在举刀的那一霎那，他更多的想到的是他的女儿，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假期里找到了好几份工作，打电话给大姨妈说不回去了，一来节省车费，二来在这里打工挣来年的学费。大姨妈在电话里沉郁地说：“你妈她想你想得要命，天天都哭，哭的眼睛快看不见了，你还是回来看看吧，车费大姨妈给你。”

我在电话的一端咬紧嘴唇，尽量要自己相信这只是别人的一个故事。我最后还是说不回去了，并且叫她转告母亲不要再寄钱给我，我做两份家教生活费足够了，那天夜里，我在梦里见到了

一定是传达室的老师傅干的，我忙走过去道谢。

“不是我，是一个老头儿，一大早就扫到咱们单位门口了。问他名字，他怎么也不肯说。”

我跑到大门口，门口没有一个扫雪的人。我只看见，有一条清晰的路，通向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的家。从单位到我家，有将近一公里远。沿着这条路，我走到了家门口。母亲看见我，愣了愣：“怎么回来了？”

“爸爸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笑道。

“不是你给你爸下的请帖吗？怎么变成你爸给你下请帖？”母亲更加惊奇了，“你爸还会下请帖？”

父亲就站在院子里，他不回头也不搭腔，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倔强原来这么温柔。

第三辑

母爱如佛

母亲就是那可以毫不犹豫赤脚为你开门的人，
母亲拥有可以宽恕你一切过失的胸怀。我们苦苦
寻找想要侍奉的佛，就是母亲。你想到了吗？

会有办法的。”可现实是残酷的，去年我们村农网改造，由于家里拿不出200元的改造费而被断电。父亲起初有些不习惯漆黑一片的生活，他无奈地说：“没想到生活一下子倒退了40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的心里隐隐作痛，父亲已经50多岁了，人说，50而知天命。难道他的“天命”就是这样的生活吗？我羞愧难当。母亲见我的脸色不好，立即接过话头说：“满足吧！40年前你还在吃大食堂，谁能顿顿吃上净面饼子呀？”父亲不吭声了，我更加内疚了。

我上学时母亲借遍了所有的亲戚，终于送我进了大学校门，此后每月她都准时寄钱给我。直到今年暑假我才知道，这些钱是如此地来之不易。那一天，我亲眼看到母亲和一群妇女躲在铁路旁的树林里，当那列客车开入小站时，她们挎着篮子冲出树林一窝蜂地拥到列车下叫卖。这列快车在我们这个小站错车，仅停三五分钟，母亲吃力地挎着篮子迈过纵横交错的废弃铁轨来到列车窗下，低声叫卖。她的眼睛不时地惊慌四顾，她要提防着站内人员驱赶，更要提防车上的铁路巡警抓捕。母亲身高不足1.50米，她站在路基下必须把一袋水果用2米多长的竹竿撑过头顶，抬起脚跟，吃力地跳两跳才能让车上的旅客抓到。看着母亲吃力的背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什么也不顾地跑过去，夺过母亲手里的水果往车上递。母亲当时的表情非常尴尬，大概她不愿意让儿子看到她现在的样子。短短的三五分钟，列车开动了，这些人一哄而散。回到家后，我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吧？”母亲摇摇头：“可不行！要是被巡警抓住是要坐牢的！”我看着她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严重，忙劝她：“那你也别去了。”她固执地说：“赶紧凑两个钱儿，好把你送走。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第二天我到工地上当了一名小工，替人筛沙子和灰。在干活时我无时无刻不为母亲提心吊胆，有一次我听母亲对父亲说：“我

要是被抓走了，千万不要交罚款赎我，你只管把顶棚上的钱拿着送孩子上学。”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许多……

假期过去了，我含着泪揣着一叠一元两元的票子回到了学校，没有想到刚过这么几天母亲真的被抓走了，不知被带到哪里。她是一个要强的人，她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今天她却被抓进了拘留所。在乡下，人们把拘留所也看做监狱的，进过监狱的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在这些农村人心中还有什么比让警察抓走更让人耻笑的呢？我仿佛看到母亲走在街上，一束束歧视的目光，让她抬不起头来，我仿佛听到人们的议论，那是一个贪财的婆娘，被抓进过监狱的哟！母亲如果经受这些会怎么样呢？她会哭的，但一定是躲在家里偷偷地哭。她会后悔吗？不会。为了儿子她愿意付出一切，为了儿子她愿意忍受一切……

有位日本作家曾说：“人类在出生时，就是带着感情而来的。”我认为那种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对母亲的挚爱。我愿以生命做担保告诉所有的人，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母亲，她不是一个坏人！

老岳父还会不会是妻的大玩偶呢？我常猜：如果现在，我的老婆过去亲我岳父一下，老先生会不会也发出一串笑？

抑或，她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就不再是那能操纵爸爸的小女儿？

在《欢喜城》电影里，一位半生辛劳，最后为女儿凑足嫁妆的父亲，对自己的女儿说得好：

“你从属于我，上天把你给了我，直到你结婚为止，继续那‘生命之轮’！”

我常想到那蜘蛛妈妈，静静地，看自己的宝宝乘风而去。我想，我们都该向它学习！

寄钱

他明白了，母亲坚持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心不在钱上，而在儿子身上。

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成刚要母亲随他去长沙生活。母亲执意不肯，说乡下清静，城里太吵住不惯。成刚明白，母亲是舍不得丢下长眠在地下的父亲，成刚临走时对母亲说：过去您总是不让我寄钱回来，今后我每个月给您寄200元生活费。母亲说乡下开销不大，寄100元就够用了。

母亲住的村子十分偏僻，乡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如今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们时时盼望着远方的亲人的信息，因此乡邮递员在村子里出现的日子是留守村民的节日。每回乡邮递员一进村就被一群大妈、大婶和老奶奶围住了，争先恐后地问有没有自家的邮件，然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或传递自己的喜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

这天，乡邮递员又来了，母亲正在屋后的菜园里割菜，邻居大妈一连喊了几声，母亲才明白是叫自己，慌忙出门从乡邮递员手里接过一张纸片，是汇款单。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是儿子成刚寄来的。邻居张大妈夺过母亲手里的汇款单看了又看，羡慕得不得了，说，乖乖，2400元哩！人们闻声都聚拢来，这张高额

被长期的肺病夺去了生命，体弱的母亲也被打击得一病不起，撑起我们家脊梁的柱子倒了，我们姐弟俩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遮挡风雨的屋檐，那时的我们就像是两只无家可归的鸟儿那样可怜。

从学校回到家，锅是冷的，水是凉的，四壁是空的，唯一能让我们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是躺在床上的母亲。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急，可是我们却没有钱，母亲的生命随时面临着危险，我每时每刻都可能辍学。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你，你在县城一面上学一面打工。你把所有在学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把所有上课之外的时间都用在挣钱上。你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家教，刷过盘子，当过饭店服务员，甚至还到建筑工地干过连男人们都不愿意干的搬砖推灰的小工，凡是县里能挣到钱的活儿你几乎全干了。用你的汗水维持住了母亲的生命，养活了我在学校的每一个日子，就这样，我们在你的艰辛中一直把日子维持到第二年的7月。

你终于走进了考场，用你的智慧和才学书写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你以全县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大学。而这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没有能够分享到我们全家的这份快乐，就在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急急返家的途中，她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的远去，使我们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消失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辛、无比残酷的道路。你可以上大学走，而我呢？继续上学，没有钱；不上学，又没有能力去种好那几亩地，延续生命唯一的路就是沦为乞儿。

那一天，我们姐弟俩抱头痛哭了很久。秋天的冷雨也好像跟我们一起悲伤，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心中的秋天更是凄惨。我们姐弟俩的心被一把无形的刀一下一下地割着。后来，姐姐你不哭了，你的神情绝望而坚定，让我看了感到既安全又恐惧。你从包好的手绢里拿出那张你奋斗十几年才得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

什么都没有。她噤着跟母亲说：“妈，我们什么也没买，就在城里捡了一皮鞋，是人家不要的。我看着合适您穿，就带回来了。”

母亲笑呵呵地接过皮鞋，拍打拍打上面的泥土：“咦！还挺新的呢。城里人真浪费！”把脚伸进去试一下，正合适。“以后去城里看望你大姨，不用四处借皮鞋了。”她和丈夫相视而笑，“回头看看，如果有合适的，也给你爸捡一双，他的脚还没沾过皮鞋呢。”母亲又说。

下次回家，她又用同样的方法给父亲捡了一双“旧皮鞋”。